

廢棄保齡球館中。

「我……我真的甚麼都不知道！請您大人有大量，放、放過我吧！」某位激進派老大被廢了手腳此時正躺在血泊中求饒著。

「是麼。」聞言，綁著高馬尾的紫髮少女只是挑了挑右眉，沒有多說甚麼。卻從手邊拎起一顆鮮紅色的保齡球，她豪不在意的輕輕拋了幾下，彷彿手上拿的不是保齡球，只是顆塑膠充氣皮球罷了。

少女將球高高舉起，用著毫無感情的語調平靜的說：「三秒，三秒再不吐出甚麼東西你就不用活了。」

「我、我真的……」我真的沒話可吐了啊！

沒等那人說完，少女冷冷地下達宣判：「三秒到了。」

激進派老大眼睜睜的看著少女將紅色老齡球砸向自己，此時一切彷彿被切下了慢速濺，紅點一點一滴逐漸向自己的臉靠近——

碰！

求救叫喊聲在球落定的霎那，嘎然而止。

「剛那是甚麼聲……我靠！」搜刮完物資回來的綠髮少女看到躺在地上開著花的人嚇到爆了個粗。

劉星翠安撫好自己受驚的小心靈後問：「葉、葉乃，那是怎麼了？」

名川葉乃正擦拭著剛來不及閃而被濺到的漿血，嫌棄道：「沒用了就讓他早點死。」

想了想又補了句：「亂世當前，早死早超生。」

劉星翠：「……」想讓人家早超生也不是這樣。

劉星翠無奈歸無奈，但她也早已習慣自家女朋友的冷血。

因為她知道，葉乃對外所有的殘酷作為，都是為了保護她。

「星翠，走了。」走了一段路後發現劉星翠沒跟上來的名川葉乃回頭叫道。

「阿，好！」劉星翠揹起扔在一旁的物資包。

好輕！

她邊走邊打開背包，發現裡面較有重量的物資全沒了，取而代之的是輕量的物資，因為把背包給塞滿了所以不拿起來根本不會發現東西被替換過，相反的，名川葉乃的包雖然看起來沒那麼滿，但從底座一看就能發現，裡頭全是重物，底部都沉出形狀了。

劉星翠小跑步跟上名川葉乃後，正準備開口就被搶去了先發權。

「不換包。」名川葉乃眼都沒飄過，直視著前方，「我不重。」

劉星翠嘆口氣：「我當然知道你不重，誰不知道你家有祖傳怪力，這點重量能算甚麼。但是啊！」她跑到名川葉乃的面前擋住去路，「你女朋友有多心疼你知道嗎？」

「說的好像給你背我就不心疼似的。」名川葉乃繞過劉星翠，「走了。」

劉星翠正想再說些甚麼，赫然瞧見遠方有個紅色光點——

「小心！」「砰！」

槍聲響起，兩人趴倒在地。隨後又立刻爬起，往最近的掩護狂奔而去。

「星翠？沒事吧？」確定對方再無動作後，名川葉乃這才趕緊查看雙方傷勢。

劉星翠看來沒什麼事，就是半邊臉全染紅了。

「星、星翠！」

看著平常總是冷靜得異於常人的葉乃因為自己而變得這麼慌張，劉星翠忍不住「噗哧」笑了出來。

確定只是眉邊受了點皮肉傷後，名川葉乃拿出布巾邊幫劉星翠擦血邊怪道：「笑，還笑！」說著還往劉星翠的傷口戳了一下。

「哎，別阿！疼！」

「你也知道疼？下次別這樣了。」

「為甚麼？每次保護我的都是你，」劉星翠一個傾身，雙手撐壁，把名川葉乃給環住，「就不能……」

「讓我也保護你一次？」

名川葉乃垂下眼，「我只是不想你受傷。」

劉星翠笑了笑，「真巧，我也不想你受傷。這樣好了，咱們以後都再小心點誰都別受傷行嗎？」

「恩。」名川葉乃也露出笑容。

「行了，那傢伙看來只是看我們大搖大擺在街上晃所以嚇嚇我們吧，走吧，回去我們的基地。」

「好。」

兩人雙手緊握，踏著夕陽餘暉前進。

再怎麼會保護人的人，也會有需要被保護的一天。

幸好，她們有彼此。